



回春記

京 剧

陆 静 岩

北京宝文堂書店

人 物

白秋月	郑彩鸞	秦修然	梁公弼
张千	奶公	文籃	小道姑
地保			

第一场 出 家

白云观。

庄严的經堂。素幡高挂，爐香繚繞。小道姑执尘拂上，打扫經堂。

白秋月上。

白秋月（念）晨鐘暮鼓翻黃卷，冷月寒风伴古琴。

想我白秋月，自与我丈夫梁公弼失散之后，投入空門，道号无尘，屈指算来，已有一十五載，春去秋来，寂寞难堪。幸而邻近有一女郎，名喚郑彩鸞，青年美貌，頗擅琴棋。是她父母双亡，乳娘去世，和奶公相依度日。这几日不見她来，倒叫我好生盼望。（对小道姑）徒儿，点起爐香，待为师看經者！

小道姑应，点香，白秋月拜罢坐下念經。地保甲、乙

上。甲鳴鑼，乙高舉告牌，上寫“奉旨諭”字樣。下寫
“奉旨欽差，曉諭鄭州官民。凡有未婚之女，限于三日
內，報上花名，違者論罪”字樣。

地保乙（念）欽差奉旨，來到鄭州，采选秀女，凡是當
地未婚之女，限于三日之內，報上花名，違者論罪。

地保甲鳴鑼過場下，地保乙同下。

白秋月（听后感嘆地）唉！有女之家，又遭災難，這是什
么世道！看起來還是出家人少些煩惱。

鄭彩鸞（內喊）走哇！

鄭彩鸞與奶公急上。

鄭彩鸞（唱）一聲要選彩女風急雨驟，
霎時間烏雲滿地慘天愁。
和秦生訂鸞盟花燭未就，
豈甘封鎖深宮到白頭。（叫頭）

啊奶公，來此已是白雲觀了，不知師父可能設法，
解脫此難？

奶公 你我去到那廂商議商議。（抖頭，進道院。）

鄭彩鸞（急白）師父哪里？師父哪里？喂呀……（哭倒）

白秋月（內。）

白秋月 啊小姐，為何這等模樣？

鄭彩鸞 師父哇！（唱）

滿城風雨朝廷采選，
家家戶戶把心担，
我也是未婚女怎能避免？

望師父設良謀躲過這難關。(叫頭)

師父哇……外面鳴鑼動眾，已是滿城風雨，道是不論官民之女，尚未完婚者，限于三日之內，報上花名。想我雖訂婚盟，未成花燭，倘被選進宮去，豈不葬送一生。師父，你你你與我想個主意才好。

白秋月 啊奶公，不知你家小姐的名字，可曾入冊？

奶公 這倒不曉。

白秋月 快去打听明白。

鄭彩鸞 奶公，你要速去速回，(奶公應下)喂呀……

白秋月 你且不要啼哭，我來問你，你那未婚夫婿，他今在何處？

鄭彩鸞 師父有所不知，当初在原籍南陽之時，兩家本
是比鄰而居，我與他青梅竹馬，兩小無猜……

白秋月 哦，原來你二人，從小就相識了。

鄭彩鸞 是。(喘息。)

白秋月 後來呢？

鄭彩鸞 兩家大人，與我們訂下婚約，離亂年間，我家
就搬到鄭州來了。

白秋月 以後可曾見面。

鄭彩鸞 不幸兩家父母相繼亡故，路隔千里，從此，再
也不曾見過一面。

白秋月 可有音信前來？

鄭彩鸞 算來一十二載，却無半點消息。

白秋月 何不前去尋找于他？

郑彩鸾 海角天涯，千山万水，叫我到哪里去寻，哪里去找？

奶公急上。

奶公 哎呀师父哇！我家小姐，已被地保报上花名，明日五鼓，听候传点！

郑彩鸾 你待怎讲？

奶公 明日五鼓，听候传点！

郑彩鸾 哎呀！（昏倒，唱）

听说是报花名苦命生就，
我怎肯背前盟去待龙楼，
哭一声爹娘，空为你儿订佳偶，
恨一声苍天，偏教弱女负重忧。

白秋月 唉！如此看来，倒是我们出家人一身清静。

郑彩鸾 呀！（唱）

师父一言方出口，
猛然打动我心头，
誓死不进宫门首，
忍看粉黛变骷髅，
船到江心难补漏，
倒不如遁空门万事全休。（叫头）

啊师父，看这红尘，真正叫人烦恼，正如师父所言，不如遁入空门，当个出家人，一身清静。

白秋月 噯，出家二字，谈何容易，真真是凄风苦雨，岁月漫漫。你……如何经受得起！使不得，断断使不得。

奶公 断断使不得。

小道姑 我倒有个主意。

郑彩鸾 (同) 你有什么主意呀？
白秋月

小道姑 您不如逃……(瞠目) 逃走！

郑彩鸾 哦，逃走……？！

白秋月 逃走……(摇头) 嗟，皇上采选秀女，四城豈少
盘查，走不得，走不得！

奶公 哦，走不得……？(叫头) 小姐呀，事到临头，
老汉倒想起一个主意来了。

郑彩鸾 你有什么主意，快快讲来！
白秋月

奶公 想那王员外，为了他公子的婚姻，几次央媒前
来说亲。是我家小姐，死守她那青梅竹马的盟誓，
定不应允。怎奈如今大祸临头，不如应了王家亲
事，马上成亲，就不用进宫去了。

郑彩鸾 唉！奶公说哪里话来，想那王家子弟，仗有家
财，浪荡逍遥。休说我早定良缘，纵然终身不嫁，
也断不肯配那游手好闲的花花公子。

白秋月 哎呀，小姐呀，虽是你良缘早订，但是十余年来
不通音信，怎知他不另娶旁人？你若嫁了王家公子，
虽不是如意郎君，总算终身有靠，有个归宿。小姐呀，
紧急关头，还该当机立断，这出家之事，断断不可儿
戏。

郑彩鸾 师父何出此言，有道是良禽择木而栖。婚姻大事豈可强求，与其老死深宫，不如遁入空門。

白秋月 噯……这空門一入，必須要心若死灰，不許复燃。你大好青春，豈可虛度在此！而且，长年累月，听的是晨鐘暮鼓，吃的是粗茶淡飯，象你这花一般的女孩儿，怎能受这黃卷青灯之苦？断断不可儿戏，噯，断断不可儿戏。

郑彩鸾 师父放心，我是自愿出家，千难万苦，决不埋怨，（对小道姑）有煩小师兄，将道家衣冠取来，与我更換。

小道姑暗下。

白秋月 小姐，你可晓得，修道之人，六亲不認，无牵无挂，这一条……只怕你做不到哇。

郑彩鸾 想我父母双亡，又无姐妹，还有什么牵挂？

白秋月 倘若你那青梅竹馬的人儿，一旦前来迎娶，你出了家，那时节，怎么开交？

小道姑拿衣暗上。

郑彩鸾 也罢！（念）

她今提我凤鸾友，
不由热泪湧双眸，（叫头）

秦郎！我夫！……

你也丢开手，
我也丢开手，
慧劍一揮情緣断，

师父放心将我收。

白秋月 (拿过衣服) 且慢！要作出家人，必须是一尘不染，四大皆空。清早焚香拜斗，夜晚说法谈经，真乃是“数珠拨尽尘心在，坐破蒲团道未深”。似这无休无止的艰修苦练，定难忍受。何况戒律森严，清规难犯，若有半点差错，那时节……休怪贫道我，我，执法无……情！

郑彩鸾 师父哇！（唱）

师父不必再三劝，

念我怎肯待金鸾。

遵守清规心甘愿，

师父即刻收下咱。

白秋月 哎，孽障啊孽障！千言万语，你执意不回，也罢。我有几句道家真諦。答得出，便收你为徒，答不出，再也休提出家三字！

郑彩鸾 师父请讲！

白秋月 听道：花辰月夕；

郑彩鸾 有目不赏。

白秋月 美味珍饈；

郑彩鸾 有口不尝。

白秋月 鸞衾鴛枕；

郑彩鸾 枯骨一双。

白秋月 爱恶嗔痴；

郑彩鸾 (叫头) 大梦黄梁。(随。)

白秋月披衣动作。披衣后，回头敲鼓。

地保上。

地保（喊，沉重地）秀女选定，上了花名，五鼓传点，不差时辰，父母分别，生死离情……

敲鼓紧催，郑彩鸾穿衣。

地保下。

白秋月 徒儿……！

郑彩鸾 有。

白秋月 拜过天尊。

郑彩鸾 是。（抖颤，点香，拜）师父请上，受弟子大礼参拜。

白秋月 彩鸾，我有几句言语，如今不妨说明。想贫道慈悲为怀，哪有见人苦难不救之理，只恐你六根未净，难以收留，如今看来，你是真心诚意，夙有法缘，故而让你出家。从今以后，红尘路断，苦海回头，修道成仙，别有福地，这也是你的造化。好，从今号叫超凡，就在我这白云观后面，竹坞下院清修便了。

郑彩鸾 是。

白秋月 取过道具。为师有几句道家秘语，教导于你。

郑彩鸾 是。（取道具交白秋月。）

白秋月 来处来，

郑彩鸾 来处来。

白秋月 去处去，

郑彩鸞 去处去。
白秋月 无我无你，
郑彩鸞 无我无你。
白秋月 无亲无密，
郑彩鸞 无亲无密。
白秋月 营营众生，
郑彩鸞 营营众生，
白秋月 酒色财气，
郑彩鸞 酒色财气。（边敲边念，同下。）

第二场 路 寻

郑州长街。

在第一場一年以后的一个春天。

文籃挑行囊引秦修然上。

秦修然（唱）登程时雪花飘春寒未尽，
来到了郑州城楊柳青青。
遍訪那岳家門无有确信，
也不知郑彩鸞何处存身。

是我远从南阳来到郑州完婚。只因两家父母亡故，
一十二年不通音信，各处寻訪，并无郑彩鸞小姐的
下落。

文 籃 相公，您別着急，有名有姓的，哪有个找不着

的呢。走了这么半天，您先在这儿歇歇。

秦修然 文籃，你也来歇息歇息。

文 籃 我？嘿，您可把我瞧成豆腐作的了，再有这么几趟，也累不着我呀。

秦修然 当真不累么？

文 籃 我們打小就不說瞎話。

秦修然 既然如此，前面还有人家，你我再去訪問一番，你道可好？

文 籃 不用，您够累的啦，为了郑家小姐，睡也睡不好，吃又吃不下。您歇着，我去。

秦修然 你要仔細地訪問，不要再弄錯了。

文 籃 您放心，錯不了。（欲下又回，天真而誠懇地）我說相公。

秦修然 啊文籃，你为何去而复返？

文 籃 郑家小姐，她住在哪儿呀？

秦修然 噫，只因不知她住在哪里，才去訪問呐。

文 籃 对呀，知道她住在哪儿还用得着这么找吗？那末……郑家小姐，她姓什么呀？

秦修然 噫，她自然姓郑啊。

文 籃 嘻！唉！这是怎么說呢，一时把我繞住了，郑家小姐她不姓郑，她可姓什么呐，她叫什么名儿呀？

秦修然 她名喚彩鸞。

文 籃 郑、彩、鸞，行了。（回身就走，想了想又回來）

相公。

秦修然 啊？又忘了么？

文 籃 沒忘，放心，叫郑彩鸞，可是……比如說，人家要問我“这个人还是高的，还是矮的，还是胖的，还是瘦的，长得什么模样？”叫我可怎么說呐？

秦修然 哎呀，这一問倒被你問住了。当初我見她的时节，不过是这样高的一个小姑娘，如今事隔一十二年，我哪里晓得她是怎样长，怎样短哪！

文 籃 您……再从头想想，哪怕有一点記号，也好找的多呀。

秦修然 这倒想她不起，哎呀，实在想她不起。

文 籃 相公，您書本上找找看。

秦修然 書本之上，哪有我的妻子。

文 籃 您不是常說什么：“劝君莫恨无良媒，書中自有顏如玉……”嗎？

秦修然 噯，那是劝学的詩篇，哪有郑彩鸞在里面呐？

文 籃 不管您怎么說，美人总是上書的，美人不上書您干嘛念它？郑家小姐一定是美人，書上总可以找一点苗头。

秦修然 書上哪有郑彩鸞的苗头，你在講呆話了。

文 籃 这么着罢，您在書上找一个頂美的美人，背一段念給我听听，我好摸底呀。

秦修然 最美的美人么，却倒是有。

文 籃 有您就念罢。

秦修然 宋玉登徒赋云，我家有一美人，增一分太长。

文 籃 增一分太长；

秦修然 减一分太短；

文 籃 减一分太短；

秦修然 涂脂末太红；

文 籃 涂脂末太红；

秦修然 扑粉末太白；

文 籃 扑粉末太白，哎，有啦……。

秦修然 有在哪里？

文 籃 嘿！正好；就象我这么个模样儿，相公，您瞧瞧。

秦修然 休要淘气，快些去找。

文 籃 去而复返。

文 籃 相公，我都找了，老的老，小的小……

秦修然 哦？

文 籃 就有一位倒是跟您说的有点彷彿。

秦修然 (兴奋地)哦，此人现在何处？

文 籃 在庙里头呐。

秦修然 我与你同去问来。

文 籃 问她也不会说呀。

秦修然 却是为何？

文 籃 她是泥塑的观音菩萨。

秦修然 哎呀呀，不要再来吓人了，看此天色不早，你

我明日再来寻找。

文 籃 您不是还要拜訪当年老爷的磕头弟兄，梁老爷去嗎？

秦修然 正要拜訪。

文 籃 快走罢，問了半天，一点头緒也沒有，天倒晚啦。

秦修然 这个娃娃；哈哈哈。（唱）

小書童一席話消人愁悶，

此一去訪叔父叙叙离情。

文籃挑担与秦修然同下。

第三场 話 扇

梁府。

同上場。

梁公弼上。

梁公弼 （唱）满怀惆悵离情纏繞，

可叹年来两鬢萧萧。

实指望夫妻白头到老，

又誰知离乱中各自分拋。

空对那七絃琴声已杳，

无冬夏袖紙扇扇在人遙。

可怜她在異乡无依无靠，

怕只怕葬荒坵草比坟高。

乐天人为此事情怀潦倒，

苦的是无消息直到今朝。

想我梁公弼，自与夫人失散之后，命人各处寻访，踪跡全无。唉，每每思量，好不伤感。

杜鹃啼声。

梁公弼 啊杜鹃又在叫了。想当年听到杜鹃啼声，我那夫人，她必定要备上几盅送春酒，我夫妻一同飲上几盃。如今，杜鹃依旧啼春去，只是与我一同送春的人儿……她不見归。

张千持酒具上。

张千 啊老爷，当此春寒未尽，可要飲上几盅暖酒？

梁公弼 哪个要吃这寒酒，拿了下去。

张千 (持酒具，自語) 老爷平日总是和言悦色，怎么今日却这样煩惱？(下。)

梁公弼 唉！到处触景伤情，怎不叫人伤感！

张千上。

张千 (見梁公弼拭淚) 啊老爷，常言道，忧能伤身。如今老爷辞官归林，正好多寻快乐，少寻煩惱。

梁公弼 想我本是个爱寻欢笑之人，只是有两桩心事，不能如愿，因此心中不快。

张千 請問老爷，这第一桩？

梁公弼 夫妻重逢。

张千 老爷不要煩惱，明日待张千去寻找夫人。

梁公弼 你偌大年紀，怎能負此辛苦，何况你又不曾見

过夫人。得了空闲还是我自己去找。

张 千 老爷，这二一桩呢？

梁公弼 叔侄相逢。

张 千 老爷并无兄弟，哪里来的侄儿呀？

梁公弼 当年在南阳，有一姓秦的结拜弟兄，是他的儿子，名唤秦修然，我们情深义厚，如同骨肉一般。

张 千 哦，原来如此。

文 籃 上。

文 籃 門上哪位在？（张千急应門）老伯伯。

张 千 娃娃，你是哪里来的呀？

文 籃 南阳秦相公，求見梁老爷。

张 千 啊，这倒巧得很，这就好了。啊老爷，恭喜你只剩了一桩心事了。

梁公弼 此話怎講？

张 千 秦相公他来了。

梁公弼 哦，現在哪里？

张 千 現在門外。

梁公弼 快快叫他进来。

秦修然 上。

秦修然 （念）朝寻郑家女，暮登学士堂。

梁公弼 侄儿哪里？

秦修然 叔父。

梁公弼 想得为叔好苦。哎，多年不見，侄儿倒长成人了哇，哈哈。快到里面叙話。

秦修然 叔父請上，受侄儿大礼参拜。

梁公弼 啊，不要拜了。不要拜了。

张千 张千叩見秦相公。

秦修然 掌家少礼。

文籃 文籃給梁老爷叩头。

梁公弼 起来，起来。（对张千）快快备酒，你二人也要喝上几杯。

张千、文籃笑应，下。

秦修然 待侄儿內堂参过孀娘。

梁公弼 这……先来喝酒，先来喝酒。

秦修然 这是什么原故……？

张千上，摆酒具。

梁公弼 啊，你我先喝上几盃見面的喜酒，再来叙述离情。

秦修然 遵命，叔父請。

梁公弼 唉，罢了，盼来盼去，好不容易盼来了一个亲人，好好好，哎，再来一盃。（自飲。）

秦修然 啊叔父，除了侄儿之外，还在盼望哪一个呀？

梁公弼 侄儿，你来看。（拿出扇子。）

秦修然 一把紙扇，有何見教？

梁公弼 我盼来盼去，就是写这把扇子的人儿。（此扇乃白秋月所贈。）

秦修然 待我看來。（接扇，念扇上詩句）

乱世风云变故多；